

宋書

梁 沈 約 撰

宋書

第 六 冊

卷五九至卷七二（傳）

中 華 書 局

宋書卷五十九

列傳第十九

殷淳

子孚 弟冲 淡

張暢

何偃

江智淵

殷淳字粹遠，陳郡長平人也。曾祖融，祖允，並晉太常。父穆，以和謹致稱，歷顯官，自五兵尚書爲高祖相國左長史。及受禪，轉散騎常侍，國子祭酒，復爲五兵尚書，吳郡太守。太祖卽位，爲金紫光祿大夫，領竟陵王師，遷護軍，又遷特進、右光祿大夫，領始興王師。元嘉十五年卒官，時年六十，謚曰元子。

淳少好學，有美名。少帝景平初，爲祕書郎，衡陽王文學，祕書丞，中書黃門侍郎。淳居黃門爲清切，下直應留下省，以父老特聽還家。高簡寡慾，早有清尚，愛好文義，未嘗違捨。在祕書閣撰四部書目凡四十卷，行於世。元嘉十一年卒，時年三十二，朝廷痛惜之。子孚，有父風。世祖大明末，爲始興相。官至尚書吏部郎，順帝撫軍長史。

淳弟冲字希遠，歷中書黃門郎，坐議事不當免。復爲太子中庶子，尙書吏部郎，御史中丞，有司直之稱。出爲吳興太守，入爲度支尙書。元凶妃卽淳女，而冲在東宮爲劭所知遇，劭弑立，以爲侍中、護軍，遷司隸校尉。冲有學義文辭，劭使爲尙書符，罪狀世祖，亦爲劭盡力。世祖剋京邑，賜死。

冲弟淡字夷遠，亦歷黃門吏部郎，太子中庶子，領步兵校尉。大明世，以文章見知，爲當時才士。

張暢字少微，吳郡吳人，吳興太守邵兄子也。父樟，少有孝行，歷宣州府，爲琅邪王國郎中令。從琅邪王至洛。還京都，高祖封藥酒一罌付樟，使密加酖毒。樟受命，既還，於道自飲而卒。

暢少與從兄敷、演、敬齊名，暢爲後進之秀。起家爲太守徐佩之主簿，佩之被誅，暢馳出奔赴，制服盡哀，爲論者所美。弟牧嘗爲獬犬所傷，醫云宜食蝦蟆膾，牧甚難之，暢含笑先嘗，牧因此乃食，創亦卽愈。州辟從事，衡陽王義季征虜行參軍，彭城王義康平北主簿，

司徒祭酒，尚書主客郎。未拜，又除度支左民郎，江夏王義恭征北記室參軍、晉安太守。又爲義季安西記室參軍、南義陽太守，臨川王義慶衛軍從事中郎，揚州治中別駕從事史，太子中庶子。

世祖鎮彭城，暢爲安北長史、沛郡太守。元嘉二十七年，索虜托跋肅南侵，太尉江夏王義恭總統諸軍，出鎮彭、泗。時肅親率大衆，已至蕭城，去彭城十數里。彭城衆力雖多，而軍食不足，義恭欲棄彭城南歸，計議彌日不定。時歷城衆少食多，安北中兵參軍沈慶之建議，欲以軍營爲函箱陣，精兵爲外翼，奉二王及妃嬪直趨歷城，分兵配護軍蕭思話留守。太尉長史何晏不同，欲席卷奔鬱洲，自海道還京都。義恭去意已判，唯二議未決，更集羣僚謀之。衆咸遑擾，莫有異議。暢曰：「若歷城、鬱洲有可致之理，下官敢不高讚。今城內乏食，百姓咸有走情，但以關扃嚴固，欲去莫從耳。若一旦動脚，則各自散走，欲至所在，何由可得。今軍食雖寡，朝夕猶未窘罄，量其欲盡，臨時更爲諸宜，豈有捨萬安之術，而就危亡之道。若此計必用，下官請以頸血汗公馬蹄。」世祖既聞暢議，謂義恭曰：「阿父既爲總統，去留非所敢干。道民忝爲城主，而損威延寇，其爲愧惡，亦已深矣。委鎮奔逃，實無顏復奉朝廷，」世祖與此城共其存沒，張長史言不可異也。」暢言既堅，世祖又贊成其議，義恭乃止。

時太祖遣員外散騎侍郎徐爰乘驛至彭城取米穀定最，爰既去，城內遣騎送之。肅聞

知，卽遣數百騎急追，爰已過淮，僅得免。初爰去，城內聞虜遣追，慮爰見禽，失米最，虜知城內食少，「義恭憂懼無計，猶欲奔走。爰既免，其日虜大衆亦至彭城。」

蕭始至，仍登城南亞父冢，於戲馬臺立氈屋。先是，蕭未至，世祖遣將馬文恭向蕭城，爲虜所破，文恭走得免，隊主薊應見執。至小市門曰：「魏主致意安北，遠來疲乏，若有甘蔗及酒，可見分。」時防城隊主梁法念答曰：「當爲啓聞。」應乃自陳蕭城之敗。又問應：「虜主自來不？」曰：「來。」問：「今何在？」應舉手指西南。又曰：「土馬多少？」答云：「四十餘萬。」法念以蕭語白世祖，世祖遣人答曰：「知行路多乏，今付酒二器，甘蔗百挺。聞彼有駱駝，可遣送。」

明旦，蕭又自上戲馬臺，復遣使至小市門曰：「魏主致意安北，安北可暫出門，欲與安北相見。我亦不攻此城，安北何勞苦將士在城上。又驢、驢、駱駝，是北國所出，今遣送，并致雜物。」又語小市門隊主曰：「既有餉物，君可移度南門受之。」蕭送駱駝、驢、馬及貂裘、雜飲食，既至南門，門先閉，請籥未出。暢於城上視之，虜使問：「是張長史邪？」暢曰：「君何得見識？」虜使答云：「君聲名遠聞，足使我知。」暢因問虜使姓，答云：「我是鮮卑，無姓。且道亦不可。」暢又問：「君居何任？」答云：「鮮卑官位不同，不可輒道，然亦足與君相敵耳。」虜使復問：「何爲忽忽杜門絕橋？」暢答曰：「二王以魏主營壘未立，將士疲勞，此精甲十萬，人思致

命，恐輕相凌踐，故且閉城耳。待彼休息士馬，然後共治戰場，剋日交戲。」虜使曰：「君當以法令裁物，何用發橋，復何足以十萬誇人。我亦有良馬逸足，若雲騎四集，亦可以相拒。」暢曰：「侯王設嶮，何但法令而已邪。我若誇君，當言百萬。所以言十萬者，政二王左右素所畜養者耳。此城內有數州士庶，二徒營伍，」猶所未論。我本鬪智，不鬪馬足。且冀之北土，馬之所生，君復何以逸足見誇邪。」虜使曰：「不爾。城守，君之所長，野戰，我之所長。我之恃馬，猶如君之恃城耳。」城內有具思者，嘗在北國，義恭遣視之，思識是虜尙書李孝伯。思因問：「李尙書，若行塗有勞。」孝伯曰：「此事應相與共知。」思答：「緣共知，所以有勞。」孝伯曰：「感君至意。」

既開門，暢屏却人仗，出對孝伯，并進餉物。虜使云：「貂裘與太尉，駱駝、騾與安北，蒲陶酒雜飲，叔姪共嘗。」燕又乞酒并甘橘。暢宣世祖問：「致意魏主，知欲相見，常遲面寫。但受命本朝，過蒙藩任，人臣無境外之交，恨不暫悉。且城守備防，邊鎮之常，但悅以使之，故勞而無怨耳。太尉、鎮軍得所送物，魏主意，知復須甘橘，今並付如別。太尉以北土寒鄉，皮袴褶脫是所須，今致魏主。螺杯、雜粽，南土所珍，鎮軍今以相致。」此信未去，燕復遣使令孝伯傳語曰：「魏主有詔語太尉、安北，近以騎至，車兩在後，今端坐無爲，有博具可見借。」暢曰：「博具當爲申啓。但向語二王，已非遜辭，且有詔之言，政可施於彼國，何得稱之。」

於此。孝伯曰：「詔之與語，朕之與我，並有何異。」暢曰：「若辭以通，可如來談，既言有所施，則貴賤有等。向所稱詔，非所敢聞。」孝伯又曰：「太尉、安北是人臣與非？」暢曰：「是也。」孝伯曰：「隣國之君，何爲不稱詔於隣國之臣？」暢曰：「君之此稱，尚不可聞於中華，況在諸王之貴，而猶曰隣國之君邪？」孝伯曰：「魏主言太尉、鎮軍並皆年少，分關南信，殊當憂邑。若欲遣信者，當爲護送，脫須騎者，亦當以馬送之。」暢曰：「此方間路甚多，使命日夕往來，不復以此勞魏主。」孝伯曰：「亦知有水路，似爲白賊所斷。」暢曰：「君著白衣，故稱白賊邪？」孝伯大笑曰：「今之白賊，亦不異黃巾、赤眉。」暢曰：「黃巾、赤眉，似不在江南。」孝伯曰：「雖不在江南，亦不在青、徐也。」暢曰：「今者青、徐，實爲有賊，但非白賊耳。」虜使云：「向借博具，何故不出？」暢曰：「二王貴遠，啓聞難徹。」孝伯曰：「周公握髮吐哺，二王何獨貴遠？」暢曰：「握髮吐哺，本施中國耳。」孝伯曰：「賓有禮，主則擇之。」暢曰：「昨見衆賓至門，未爲有禮。」俄頃送博具出，因以與之。

蕭又遣人云：「魏主致意安北，程天祚一介常人，誠知非宋朝之美，近於汝陽身被九創，落在殷水，我手牽而出之。凡人骨肉分張，並思集聚，輒已語之，但其弟苦辭。今令與來使相見。」程天福謂使人曰：「兄受命汝陽，不能死節，各在一國，何煩相見。」蕭又送氈各一領，鹽各九種，并胡豉：「凡此諸鹽，各有所宜。白鹽是魏主自所食。」黑鹽治腹脹氣滿，

細刮取六銖，以酒服之。胡鹽治目痛。柔鹽不食，治馬脊創。赤鹽、駁鹽、臭鹽、馬齒鹽四種，並不中食。胡豉亦中噉。黃甘幸彼所豐，可更見分。」又云：「魏主致意太尉、安北，何不遣人來至我間。彼此之情，雖不可盡，要須見我小大，知我老少，觀我爲人。若諸佐不可遣，亦可使僮幹來。」暢又宣旨答曰：「魏主形狀才力，久爲來往所具。」李尙書親自銜命，不患彼此不盡，故不復遣使信。」又云：「魏主恨向所送馬，殊不稱意。安北若須大馬，當更送之，脫須蜀馬，亦有佳者。」暢曰：「安北不乏良駒，送自彼意，非此所求。」義恭餉蕭炬燭十挺，世祖亦致錦一匹，曰：「知更須黃甘，誠非所吝。但送不足周彼一軍，向給魏主，未應便乏，故不復重付。」蕭復求甘蔗、安石留，暢曰：「石留出自鄴下，亦當非彼所乏。」孝伯又曰：「君南土膏粱，何爲著屨。君而著此，使將士云何？」暢曰：「膏粱之言，誠爲多愧。但以不武，受命統軍，戎陣之間，不容緩服。」孝伯又曰：「長史，我是中州人，久處北國，自隔華風，相去步武，不得致盡，邊皆是北人聽我語者，長史當深得我。」孝伯又曰：「永昌王，魏主從弟，自頃常鎮長安，」今領精騎八萬，直造淮南，壽春久閉門自固，不敢相禦。向送劉康祖頭，彼之所見。王玄謨甚是所悉，亦是常才耳。南國何意作如此任使，以致奔敗。自入此境七百餘里，主人竟不能一相拒逆。鄒山之險，君家所憑，前鋒始得接手，崔邪利便藏入穴，我聞諸將倒曳脚而出之，魏主賜其生命，今從在此。復何以輕脫遣馬文恭至蕭縣，使望風

退撓邪。君家人人甚相忿怨，云清平之時，賦我租帛，至有急難，不能相拯。」暢曰：「知永昌已過淮南，康祖爲其所破，比有信使，無此消息。」王玄謨南土偏將，不謂爲才，但以其北人，故爲前驅引導耳。」大軍未至而河冰向合，玄謨量宜反旆，未爲失機，但因夜回師，致戎馬小亂耳。我家懸瓠斗城，陳憲小將，魏主傾國，累旬不剋。胡盛之偏裨小帥，衆無一旅，始濟融水，魏國君臣奔迸，僅得免脫，滑臺之師，無所多愧。鄒山小戍，雖有微險，河畔之民，多是新附，始慕聖化，姦盜未息，亦使崔邪利撫之而已，今沒虜手，何損於國。魏主自以十萬師而制一崔邪利，乃復足言邪。」聞蕭、相百姓，並依山險，聊遣馬文恭以十隊示之耳。文恭謂前以三隊出，還走後，大營嵇玄敬以百騎至留城，魏軍奔敗。輕敵致此，亦非所覬。王境人民，列居河畔，二國交兵，當互加撫養，而魏師入境，肆行殘虐，事生意外，由彼無道。官不負民，民何怨人。知入境七百，無復相拒，此自上由太尉神算，次在鎮軍聖略。經國之要，雖不豫聞，然用兵有機，間亦不容相語。」孝伯曰：「魏主當不圍此城，自率衆軍，直造瓜步。南事若辦，彭城不待攻圍，若不捷，彭城亦非所須也。我今當南飲江湖以療渴耳。」暢曰：「去留之事，自適彼懷。若虜馬遂得飲江，便爲無復天道。各應反命，遲復更悉。」暢便回還，孝伯追曰：「長史深自愛敬，相去步武，恨不執手。」暢因復謂曰：「善將愛，冀蕩定有期，相見無遠。君若得還宋朝，今爲相識之始。」孝伯曰：「待此末期。」蕭

又遣就二王借箜篌、琵琶、箏、笛等器及棊子，義恭答曰：「受任戎行，不齎樂具。在此燕會，政使鎮府命妓，有弦百條，是江南之美，今以相致。」世祖曰：「任居方岳，初不此經慮，且樂人常器，又觀前來諸王贈別，有此琵琶，今以相與。棊子亦付。」孝伯言辭辯贍，亦北土之美也。暢隨宜應答，吐屬如流，音韻詳雅，風儀華潤，孝伯及左右人並相視歎息。

虜尋攻彭城南門，并放火，暢躬自前戰，身先士卒。及燕自瓜步北走，經彭城下過，遣人語城內：「食盡且去，須麥熟更來。」義恭大懼，閉門不敢追。虜期又至，議欲芟麥剪苗，「亡」移民堡聚，衆論並不同，復更會議。鎮軍錄事參軍王孝孫獨曰：「虜不能復來，既自可保，如其更至，此議亦不可立。百姓閉在內城，饑饉日久，方春之月，野採自資，一入堡聚，餓死立至。民知必死，何可制邪？虜若必來，芟麥無晚。」四坐默然，莫之敢對。暢曰：「孝孫之議，實有可尋。」鎮軍府典籤董元嗣侍世祖側，進曰：「王錄事議不可奪，實如來論。」別駕王子夏因曰：「此論誠然。」暢斂板白世祖曰：「下官欲命孝孫彈子夏。」世祖曰：「王別駕有何事邪？」暢曰：「芟麥移民，可謂大議，一方安危，事係於此。子夏親爲州端，曾無同異，及聞元嗣之言，則歡笑酬答，阿意左右，何以事君？」子夏大慚，元嗣亦有慚色。義恭之議遂寢。太祖聞暢屢有正議，甚嘉之。世祖猶停彭城，召暢先反，并使履行盱眙城，欲立大鎮。

時虜聲云當出襄陽，故以暢爲南譙王義宣司空長史、南郡太守。又欲暢代劉興祖爲青

州及彭城都督，並不果。

三十年，元凶弑逆，義宣發哀之日，卽便舉兵，暢爲元佐，位居僚首，二〇哀容俯仰，瞻映當時。舉哀畢，改服，著黃韋絳褶，出射堂簡人，音姿容止，莫不矚目，見之者皆願爲盡命。事平，徵爲吏部尙書，夷道縣侯，食邑千戶。義宣既有異圖，蔡超等以暢民望，勸義宣留之，乃解南蠻校尉以授暢，加冠軍將軍，領丞相長史。暢遣門生苟僧寶下都，二二因顏竣陳義宣覺狀。僧寶有私貨停巴陵，不時下，會義宣起兵，津徑斷絕，僧寶遂不得去。義宣將爲逆，遣嬖人翟靈寶謂暢：「朝廷簡練舟甲，意在西討，今欲發兵自衛。」暢曰：「必無此理，請以死保之。」靈寶知暢不回，勸義宣殺以徇衆。卽遣召暢，止于東齋，彌日不與相見，賴司馬竺超民保持，故獲全免。旣而進號撫軍，別立軍部，以收民望。暢雖署文檄，而飲酒常醉，不省文書。隨義宣東下，梁山戰敗，義宣奔走，暢於兵亂自歸，爲軍人所掠，衣服都盡。值右將軍王玄謨乘輿出營，暢已得敗衣，排玄謨上轡，玄謨意甚不說，諸將欲殺之，隊主張世營救得免。送京師，下廷尉，削爵土，配左右尙方。尋見原。

復起爲都官尙書，轉侍中，代子淹領太子右衛率。孝建二年，出爲會稽太守。大明元年，卒官，時年五十。顏竣表世祖：「張暢遂不救疾。東南之秀，蚤樹風範，開問懷愴，深切常懷。」諡曰宣子。暢愛弟子輯，臨終遺命與輯合墳。

子浩，官至義陽王昶征北諮議參軍。

浩弟淹，世祖南中郎主簿。世祖卽位，爲黃門郎，封廣晉縣子，食邑五百戶。太子右衛率，東陽太守。逼郡吏燒臂照佛，民有罪使禮佛，動至數千拜。免官禁錮。起爲光祿勳，臨川內史。太宗泰始初，與晉安王子勛同逆，率衆至鄱陽，軍敗見殺。

暢弟悅，亦有美稱。歷中書吏部郎，侍中，臨海王子頊前軍長史、南郡太守。晉安王子勛建僞號於尋陽，召爲吏部尚書，與鄧琬共輔僞政。事敗，殺琬歸降，事在琬傳。復爲太子庶子，仍除巴陵王休若衛軍長史、襄陽太守。四年，卽代休若爲雍州刺史、寧遠將軍。復爲休若征西長史、南郡太守。六年，太宗於巴郡置三巴校尉，以悅補之，加持節、輔師將軍，領巴郡太守。未拜，卒。

何偃字仲弘，廬江灊人，司空尚之中子也。州辟議曹從事，舉秀才，除中軍參軍，臨川王義慶平西府主簿。召爲太子洗馬，不拜。元嘉十九年，爲丹陽丞，除廬陵王友，太子中舍人，中書郎，太子中庶子。時義陽王昶任東官，使偃行義陽國事。

二十九年，太祖欲更北伐，訪之羣臣，偃議曰：「內幹胡法宗宣詔，遽問北伐。伏計賊審有殘禍，犬羊易亂，殲殄非難，誠如天旨。今雖廟算無遺，而士未精習。緣邊鎮戍，充實者寡，邊民流散，多未附業。控引所資，取給根本。虧根本以殉邊患，宜動必不剋。」無慮往歲挫傷，續以內鬻，侮亡取亂，誠爲沛然。然淮、泗數州，實亦彫耗，流傭未歸，創痍未起。且攻守不等，客主形異，薄之則勢艱，圍之則曠日，進退之間，姦虞互起。竊謂當今之弊易覷，方來之寇不深，宜含垢藏疾，以齊天道。」遷始興王濬征北長史、南東海太守。

元凶弑立，以偃爲侍中，掌詔誥。時尚之爲司空、尚書令，偃居門下，父子並處權要，時爲寒心；而尚之及偃善攝機宜，曲得時譽。會世祖卽位，任遇無改，除大司馬長史，遷侍中，領太子中庶子。時責百官讜言，偃以爲：「宜重農卹本，并官省事，考課以知能否，增俸以除吏姦。責成良守，久於其職。都督刺史，宜別其任。」

改領驍騎將軍，親遇隆密，有加舊臣。轉吏部尚書。尚之去選未五載，偃復襲其迹，世以爲榮。侍中顏竣至是始貴，與偃俱在門下，以文義賞會，相得甚歡。竣自謂任遇隆密，宜居重大，而位次與偃等未殊，意稍不悅。及偃代竣領選，竣愈憤懣，與偃遂有隙。竣時勢傾朝野，偃不自安，遂發心悸病，意慮乖僻，上表解職，告醫不仕。世祖遇偃既深，備加治療，名醫上藥，隨所宜須，乃得瘥。

時上長女山陰公主愛傾一時，配僊子戡。素好談玄，注莊子消搖篇傳於世。

大明二年，卒官，時年四十六。世祖與顏竣詔曰：「何僊遂成異世，美志長往。與之周旋，重以姻媾，臨哭傷怨，良不能已。往矣如何！宜贈散騎常侍、金紫光祿大夫，本官如故。」諡曰靖子。子戡，昇明末，爲相國左長史。

江智淵，濟陽考城人，湘州刺史夷弟子。父僧安，太子中庶子。

智淵初爲著作郎，江夏王義恭太尉行參軍，太子太傅主簿，隨王誕後軍參軍。世父夷有盛名，夷子湛又有清譽，父子並貴達，智淵父少無名問，湛禮敬甚簡，智淵常以爲恨，自非節歲，不入湛門。及爲隨王誕佐，在襄陽，誕待之甚厚。時諮議參軍謝莊、府主簿沈懷文並與智淵友善。懷文每稱之曰：「人所應有盡有，人所應無盡無者，其江智淵乎。」元嘉末，除尚書庫部郎。時高流官序，不爲臺郎，智淵門孤援寡，獨有此選，意甚不說，固辭不肯拜。竟陵王誕復版爲驃騎參軍，智淵轉司空主簿、記室參軍，領南濮陽太守，遷從事中郎。誕將爲逆，智淵悟其機，請假先反。誕事發，即除中書侍郎。

智淵愛好文雅，詞采清贍，世祖深相知待，恩禮冠朝。上燕私甚數，多命羣臣五三人游

集，智淵常爲其首。同侶未及前，輒獨蒙引進，智淵每以越衆爲慚，未嘗有喜色。每從游幸，與羣僚相隨，見傳詔馳來，知當呼己，聳動愧惡，形於容貌，論者以此多之。

遷驍騎將軍，尚書吏部郎。上每酣宴，輒詬辱羣臣，并使自相嘲訐，以爲歡笑。智淵素方退，漸不會旨。嘗使以王僧朗嘲戲其子景文，智淵正色曰：「恐不宜有此戲。」上怒曰：「江僧安癡人，癡人自相惜。」智淵伏席流涕，由此恩寵大衰。出爲新安王子鸞北中郎長史、南海太守，加拜寧朔將軍，行南徐州事。初，上寵姬宣貴妃殷氏卒，使羣臣議諡，智淵上議曰：「懷」。上以不盡嘉號，甚銜之。後車駕幸南山，乘馬至殷氏墓，羣臣皆騎從，上以馬鞭指墓石柱謂智淵曰：「此上不容有懷字！」智淵益惶懼。大明七年，以憂卒，時年四十六。

子季筠，太子洗馬，早卒。後廢帝卽位，以后父，追贈金紫光祿大夫。季筠妻王，平望鄉君。

智淵兄子概早孤，養之如子。概歷黃門吏部郎，侍中，武陵王北中郎長史、南東海太守，行南徐州事。後廢帝元徽中卒。

史臣曰：夫將帥者，御衆之名，士卒者，一夫之用。坐談兵機，制勝千里，安在乎蒙楯前

驅，履腸涉血而已哉。山濤之稱羊祜曰：「大將雖不須筋力，軍中猶宜強健。」以此爲言，則叔子之幹力弱矣。杜預文士儒生，射不能穿札，身未嘗跨馬，一朝統大衆二十餘萬，爲平吳都督。王戎把臂入林，亦受專征之寄。何必山西猛士，六郡良家，然後可受服於朝堂，荷推轂之重。及虜兵深入，徐服恆震，非張暢正言，則彭、汴危矣。豈其身扞飛鏑，手折雲衝，方足使窮堞假命，危城載安平。仁者之有勇，非爲臆說。

校勘記

〔一〕暢少與從兄敷演敬齊名「敬」各本並作「鏡」，據本書張邵傳兄子暢附傳改正。李慈銘宋書札記云：「蓋趙宋避諱，故「敬」改爲「鏡」。」

〔二〕實無顏復奉朝廷「奉」各本並作「奏」，據通鑑宋元嘉二十七年改。

〔三〕虜知城內食少「虜」各本並作「慮」。孫彪宋書考論云：「慮當作虜。」按孫說是，今改正。

〔四〕二徒營伍「二徒」魏書李孝伯傳、元龜八三四作「工徒」。

〔五〕分關南信三朝本、毛本、元龜八三四作「分關」，北監本、殿本、局本作「久關」，南史作「久關」，魏書李孝伯傳作「久絕」。按「分關」不誤。

〔六〕落在激水「激水」各本並作「殿外」，據魏書李孝伯傳改。